

第十七回 孟小姐畫圖慰親 劉國舅備聘逞勢

卻說榮蘭對孟小姐曰：「多蒙小姐恩待，有如骨肉，有言豈有泄漏之理？小姐不妨實說，免使小婢驚恐。」孟小姐曰：「我今欲與爾一同女扮男裝，作為主僕，把所有首飾帶往路上變賣，進京捐納京監，入場考試。若得高中，來春春闈再僥倖，便可居官除剿奸賊，救夫滿門，那時夫妻團圓，方遂吾願。」榮蘭慌曰：「小姐說得好容易，莫道求取功名，就是此處往北京，不知幾千里路，小婢聞之，亦覺膽寒？小姐乃金枝玉葉，怎到得北京？」小姐曰：「此乃薄命所致，然我們既扮男裝，雖天涯海角，亦可到得，何愁北京遙遠？」榮蘭曰：「難得小姐貞節，皇天庇佑，但你我衣服何處而來？」孟小姐曰：「今乃夏天時候，我自己現存絞緞紗羅，爾與我相幫，趕做幾件衣服，卻是容易。來日我多發數銀兩，與爾兄趙壽，詐說公子叫他立買一雙靴，爾侯他買回，拿來交我。至於你的衣服，你兄定然有餘，你來日偷取一套衣服靴襪前來，有何難處？」榮蘭曰：「偷取農靴，卻是容易，但使我兄買靴，恐我兄往問公子，豈不敗露？」孟小姐曰：「你有所不知，凡托人買物，務須多發銀兩，使其有餘帶回，自然無話。銀兩不足，買靴不下，方要回來取足，此乃人之常情。來日我多給銀子與爾兄，自然無話。」榮蘭曰：「小姐料得有理，但日間祁相到來，老爺已應承完姻，今小姐忽然逃遁，劉奎璧必奏老爺匿女欺君，老爺怎當得欺君大罪？小姐須當打算，免累老爺。」

小姐曰：「此事我亦思量停當，待我臨行，寫一書薦蘇映雪代嫁，劉奎璧與我素不相識，定信為真，就可無話。」榮蘭歎曰：「難得蘇姑娘前生種下福田，能得良緣，真是造福。」孟小姐曰：「你說蘇映雪造化，依我看來，他未必肯代嫁。」榮蘭曰：「蘇映雪乃小戶人家，若嫁劉奎璧，入門就是夫人，小姐怎說他不肯代嫁？」孟小姐曰：「蘇映雪和我情重，不忍分離，必求家父把他同嫁皇甫少華為妾；況蘇映雪深有義氣，見我被劉奎璧迫走，定然憤恨，焉肯嫁與劉奎璧？」榮蘭曰：「小婢知道此乃小姐念舊之心，蘇映雪受享劉府富貴，分明是他的造化。」小姐曰：「我但願自全名節，父兄免禍，我願已足，還管甚麼造化。此事爾切不可泄漏，除此別無計策。」榮蘭曰：「小婢知道，安敢多言。今已夜深，須當安睡。」小姐稱是，各營安歇。

到了次日起來，夫人恐女兒自盡，一夜睡不合眼。次早問榮蘭曰：「小姐昨夜甚時方睡，可曾啼哭？」榮蘭詐言曰：「小婢百般苦勸，至黃昏後便不悲傷，初更後即便安睡。」夫人聞言，心中稍安。正言間，適遇媳婦方氏前來，夫人曰：「賢媳可同我往勸姑娘，免其悲傷，我方好備辦嫁妝物件。」方氏領諾，婆媳同上幽香閣門口。孟小姐梳妝已畢，忙出接母嫂入房坐下。夫人曰：「前年比箭定親之時，我曾見劉奎璧與皇甫少華才貌無分上下，今既奉旨匹配，亦算嫁得其人，女兒不必悲傷。」孟小姐曰：「女兒非嫌貌美醜，因受皇甫家之聘，今乃改嫁劉門，惹人恥笑，故此傷感。」夫人曰：「女兒此言差矣，既有聖旨主婚，誰敢多言？女兒知詩識文，怎說這混話。」小姐假作笑容，答曰：「女兒實恐改嫁失節，故此羞愧。初尚未知聖旨主婚，梗無重婚之嫌，今既知道，任從爹爹母親主意便是。」夫人只道女兒真意，滿心歡喜，即同媳婦下閣回房。孟士元父子花在書房候信，就問曰：「女兒可還悲傷麼？」夫人笑曰：「女兒雖是能巧，終屬年輕，孩子氣，易於欺騙。」就把方才安慰言語一一說明：「女兒不但不悲，且有喜容。」孟士元大喜曰：「女兒既不悲傷，我就好辦嫁妝。」夫人稱是。孟士元隨退出，命家人備辦嫁妝。

且說孟小姐送母親下樓去後，即開箱取出絞羅，親自裁剪，取出針線，同榮蘭動手作起男衣，毫無悲傷。早飯後，取出五兩銀子，與榮蘭往付他兄買靴。不一時買了一雙小靴。榮蘭送上閣來，孟小姐看過收藏，主婢用心趕做男服。午飯後，孟小姐請榮蘭可去偷取爾兄的衣服靴襪，榮蘭曰：「這卻容易，待緩日偷取，何須此時著急。」孟小姐曰：「凡事多有不湊巧，倘臨時取不到手，誤事不小。」榮蘭曰：「說得是，待我取來，即下閣去，不多時取了一付巾偉衣襪緞靴。」笑嘻嘻曰：「各物取足了。」小姐喜曰：「此物已到，臨行好打扮男裝，不用憂心。」遂即收存。

忽蘇映雪到房門口，見小姐安心同榮蘭製作衣服，暗恨枉有滿腹經綸，全無節烈，真是官家女子，更加無情。即跨進門。孟小姐迎接曰：「姊姊請坐。」二人見禮坐下。蘇映雪曰：「老爺已喚八名成衣匠在花樓趕做行嫁衣裙，何須小姐親自動手。」孟小姐曰：「總是閒暇無事，自做幾件合意的衣服又何妨。」蘇映雪暗恨：枉稱千金小姐，真是負心女子！便不去看，故不知是男子衣服。當下蘇映雪悶悶退出。

至二十四日：小姐同榮蘭趕做男衣，早已做完。早飯後，祁相駕到，孟士元父子迎接到了堂上，見禮坐下；茶罷，祁相曰：「劉國舅定三月念八行聘，四月初二完娶，老夫特送日期前來。」即著人家把日帖送上。孟士元看過，曰：「勞煩太師憲駕，卑職父子何以消受。」祁相曰：「理當效勞，臨娶老夫再來。」遂辭別入城。

孟士元將日帖帶入，通知眾人。榮蘭報知小姐，小姐曰：「且待三月三十日起身，須於五更方妥。」榮蘭曰：「何不預先逃走？」小姐曰：「我於五更逃走，次早即是初一，使蘇映雪限期已迫，難以推辭，方肯代嫁。」榮蘭曰：「蘇映雪乃小戶之女，有此良緣，求之不得，焉有推辭之理？」小姐曰：「爾不知蘇映雪乃忠義之女，他恨劉奎璧逼婚，怎肯嫁他？久後爾自明白。有一件，我一出門，未知何年救出丈夫。方能與父母相會，為雙親思念，如何割捨，我意欲留一形圖，免得雙親牽腸掛肚，你道如何？」原來孟小姐棋琴書畫無不精通，其中丹青最是入精。榮蘭曰：「此舉甚妙，免太夫人掛念。」小姐即令取過顏色盒來，開了菱花鏡，對面描畫面容，傷感曰：「奴家命苦，數千里之遙方到北京，又不知何年得完良緣，完了終身，再會雙親？真是古今第一薄命人，言之腸斷！」說罷，珠淚盈盈。榮蘭曰：「小姐既要留圖安慰雙親，切不可悲淚，方能畫得相似。」小姐泣曰：「際此遠遊之時，雖鐵石之人，也要傷心，教奴怎不傷感？」榮蘭曰：「圖畫須似平日形容方好，今日悲泣，即不相似，留下何益？若要畫圖形；須忍住悲傷，和顏悅色才好。」小姐曰：「說得是。」乃忍住悲苦，強作歡喜，細細畫圖。至日午畫完，取過細看，不覺吃驚，問榮蘭曰：「此圖像否？」榮蘭曰：「小姐畫筆比畫工更加秀媚，且又相像。」孟小姐看圖，仰天長歎曰：「蒼天蒼天！我孟麗君如此花容，流落天涯，真是紅顏薄命，千古皆然，良可悲夫！」小姐即取筆題一首詩於畫圖之上，略敘求功名之意，半行半楷，真是銀鈎鐵畫。其詩曰：

風波一旦復何嗟，品節囊堪玉染暇！
避世不能依膝下，全身聊作寄天涯。
紙鴛斷線飄無際，金飾盈囊去有家。今日壁間留形影，他年螺髻換烏紗。

孟小姐題畢，又寫一封薦書以與父母，云欲全節，入山訪道，不能侍奉雙親。蘇映雪容貌與女兒不分上下，詩文精通，可堪代嫁等語。寫完封好，將書並圖詩藏在一處箱內鎖好，謂榮蘭曰：「我今各物藏在一箱，起身之時把書畫放在桌上，衣服更換，即便出走，免致誤事。」榮蘭曰：「小姐辦事周全。人所難及。」恰遇蘇映雪忽然步進房來，小姐起身迎接曰：「姊姊請坐。」蘇映雪見禮坐下，見樓窗大開，只道孟小姐無情，不顧名節，還有心玩花，即問曰：「小姐好得清閒，在此賞花。」小姐知其話裡藏機，有譏刺之意，乃長歎：「不過借此聊以解憂耳！」蘇映雪曰：「小姐身為夫人，正當賞花，況小姐才貌兼全，劉奎璧又係好色之徒，一入劉門，夫妻必定恩愛，何憂之有？」小姐曰：「此乃不得已之事，尚不知誰與他恩愛，姊姊久後便知矣。」映雪哪知有代嫁之舉，一心只怪孟小姐不守貞節，厭於答問，遂辭回房；暗恨劉奎璧陷害丈夫，立心守定皇甫少華，斷不別嫁，啟此鬱鬱飲搯成病。

孟士元夫妻趕備衣服妝奩，不覺已是三月念八日行聘吉期。劉府預先張燈結綵，備下千金聘禮，衣服綢緞，俱各從厚。合府文武官員俱來慶賀，唯有秦布政痛恨入骨，因自己官單，不能為皇甫家雪恨，遂托病不出。早飯後，祁相到，眾官同劉奎璧迎入坐下。不移時，各聘禮排列，祁相辭了眾官，上轎時音樂喧天，押了許多聘禮，花炮連天，鼓吹動地，好不鬧熱。萬民俱說孟士元不義，一女怎受二聘。亦有曉事的說，此乃聖旨主婚，不得已之事，但孟士元亦不該受此聘禮。押到孟府，孟士元父子接祁相入內，聘禮排列滿堂，盡是珠寶對象。孟士元請祁相到花廳坐下，令呈上筵席。祁相苦勸曰：「老夫年邁，酒力不佳，且到家的酒是必要領的。老先生諒情，盛席只好心領。」孟士元應允。家人收了聘禮，回聘各禮物亦皆豐盛。

孟士元夫妻令女婢將劉府所送的鳳冠鮮襖，首飾綾緞，俱搬上樓去，與小姐收藏，使女兒歡喜。女婢俱送上樓，榮蘭連聲稱贊，小姐俱收入箱內。停了一會，榮蘭密對小姐曰：「劉家首飾值銀不少，何不揀好的收入行囊，以便路上好使用。」小姐曰：「非義之財，立誓不取。況我囊中對象，值鑲不下千餘金，使用有餘。」榮蘭贊曰：「小姐仗義，不取非義之財，真是難得！蘇映雪姑娘真正造化，小戶女子得此許多錢物受用。」小姐笑曰：「爾說他受用，我只怕氣死了他的性命。久後你自方知我料事不差。」榮蘭不信，從此無事。

光陰似箭，早已三月三十日，乃是月盡日。是日過午後，小姐在閣中謂榮蘭曰：「你我今夜間便要起身，爾可速去偷取後門鑰匙前來，來早方好起身。」

未知榮蘭如何偷取，且看下文分解。